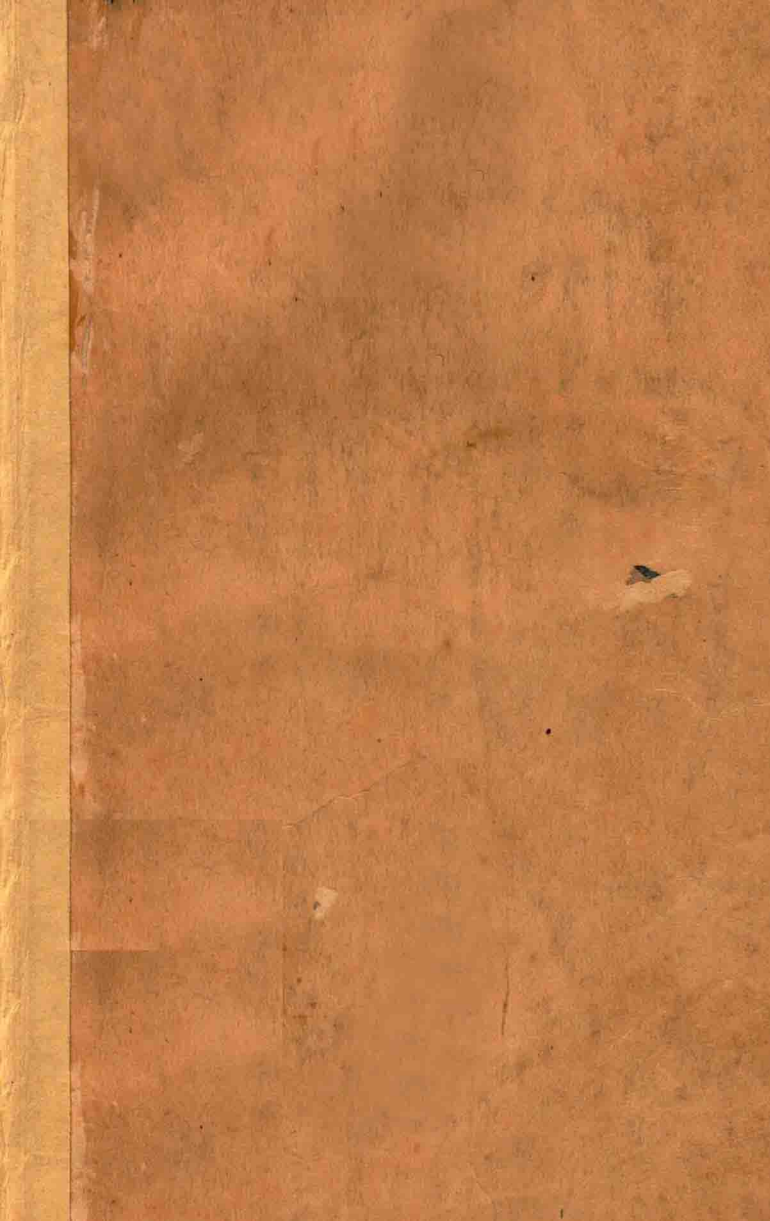




Blank white rectangular label with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Michael Gold
著



快點，美國，快點

這專車永不停。這像戰爭。它衝毀了黑暗的美國的平原底和平。烟霧跳進了沼蕩當這個魔鬼經過。鳥驚醒了狂鳴。樹木爲了狂風而折倒。月亮搖動了。處女的夜從夢中奪去。速度！專車永不停止。那里有兩輛奢華的車子和一個機關車。

這專車永不停止，它的汽笛和鐘撞着和自大着；這世界是我的！他們打着發出聲來：滾開去！大老板來了！這專車在卑低的夜間吐出了金黃的火星。它是向好萊塢開去。歐文司密特，德意志的——美國的影戲大富豪

，爲了他的最年青的明星和幾個朋友而定它的。汽鍋咆哮。鐵軌像垂死的婦人似的呼痛。鄉下小城裏的蕩人被這飛着的鋼和蒸汽底雷震所掠過。他們看見金的窗子底暴雨。城市咆哮着經過。高山上下在賽跑，看，看過。這專車永不停止。它有權從大西洋行走到太平洋。它佔有美國的空間。（美國是一部專車在歷史底軌道上前街。）這專車永不停止。

在一張大的精緻的背椅上司密特先生靠着背坐着露着笑容。他是四十五歲，禿頂，粉紅，光亮和完全。他是很容忍的。他是肯定的。他撇住一顆鈕扣世界就會和盤進來帶給他所歡喜的。他是一個詭辨的墨鏗派和鑒識家。

我的親愛的，他以父親似的口吻說，向着在他對面的未熟的小蕩婦，

讓我再來叫佐治來配你的眼睛。

啊，謝謝你，司密特先生，她神經昏亂似地吶吶地說，吮吮她的乾了的嘴唇和微笑。

我的親愛的孩兒，他表露着愛意地說，你一定不要叫我司密特先生！實在的司密特先生！這樣恭敬，你是不是？我的一切的小女孩子都叫我爸爸，不過爸爸。

是，爸爸。

那好了，安琪兒——面空。

佐治，白色的高大的黑人，深深地，戲劇地，東方的鞠了躬和禮儀進來。他用了他完全的藝術倒酒在兩個薄的玻璃杯裏。他在俄皇式的房間裏滅暗了燈當它在悠古的低下的夜裏每時速率在八十英哩的疾駛。

我的，我的，女孩兒，現在你真是個明星了。是，在十七你的名字會在世界各大市的戲院中的電燈光上閃耀，這可不是奇怪？昨日僅僅一個打字員。明天一個世界的人物。像葛羅利亞司璜遜或者范倫鐵諾，不會比他們壞。這不震動你嗎，我的小的星大雷那？

啊，這當然，爸爸——先生。

她有孩兒的藍眼睛。柔軟得像一個雜種人的，黃金髮，波浪地剪短。粉紅和白的琺瑯質的面部，美麗得像哈士特畫家畫的雜誌封面畫一樣。剛從高等學校裏出來，被迷惑了。她的小心是在跳，她的小腦子亂想，爸爸要什麼？

在後面一輛車中，用着金裝飾得像俄國皇宮一樣的一個長房間，一個

男性的新聞記者，三個女性的電影演員，一個女性的裝景家，兩個男性的電影執行人員，和一個英國男性的小說家，是在喝酒，依着無線電跳着舞，他們中沒有一個需要猴腺。

格來地司，拉司文而戴喝了一口香檳，向那莊嚴的英國小說家的頸項咬了一口，要拉那引擎的繩子。

亨利，一個白色的矮小的黑人發言，以東方的鞠躬和羞辱：請，小姐，那條繩是爲了緊急時需用的。

讓我們不管地拉它，我要車子走得快些，我要速度，——速度，——速度。

請，小姐，

速度。快點，快點！告訴司機人，快點，快點，快點！

是，小姐。

她不會拉它。無線電將科學史帶到一個最大的焦點。它從芝加哥輸送來 Yes Sir, That's my Baby。在可南飯店裏的爵士樂隊像瘋了似的作着樂。

這絕對地打進了人的血管，英國小說家質樸地說。怎樣的一個國家，怎樣的一個國家！快點。快點！他得意地說。

他想起他的優美的好萊塢合同，咬了一口格來地司拉司文而戴的頸項表示他的得意。他立起來。這對任何人是覺得奇異，他們給他着色的白相的汽球，

火夫是朝着鍋鏟在加煤。他是個強壯的青年的美國工人。他經過三次

火車出險的事，有一次一塊鋼片進了他的骨格。

她現在很好地進行着，她是不是？他說，扮起了面空，當他拿紗頭揩着額上的汗流。

太好了，老司機人含着酸意地說。他對於這速度感到幻滅，曾經駕駛特別快車也有四十多年。但司密特先生答應他五十塊錢在這行程終了的時候。

他們什麼意思，太好了？我是不是給你所需要的蒸汽了？火夫說。

司機人不能聽見也不回答。他是憂慮着。火夫再說了一遍。他的神經是在震搖。他的女子離棄了他去嫁給一個跑街。火夫偷運酒有三天了。他是個耐苦的而且是大量的酒徒自從上次出了險他的頭部撞壞以後。但司機人是在焦慮。

我一定要看好。在地蒙 Des Moines 相近有個難關。詹姆慕亞出上月

在那里出了事。這些專車又混亂了行車時刻。我一定要看好。詹姆是出了事。我一定要看好。

快點，快點，火夫說。你有她所需要的蒸汽，是不是？他不知爲什麼好像瘋了。只將煤搬到火爐裏去。快點，快點，你老胡塗。

司機人奇異起來。你是不是叫我那個？他說。很嚴肅地朝着他看。

你，你，火夫大聲說。你，你，你，火爐中的火照朝他好像地獄裏的火。

在那狹窄的伙食房裏，佐治和亨利，白色的黑人，昏昏地像要睡覺。

他們豈不可怕？

是。

我想要睡覺。

在這旅行中不許睡覺，大孩子。

實在這並不值得就是多的小帳。我恨去服侍他們。

我最後的一次，我要告訴世界。

那里又是那鐘聲了。

放些白粉在他的 GIB 裏。

願我有這樣的胆量。

後來忽然地東方的佐治爲司密特先生倒出只要錢可以買到的酒在只要

錢可以買到的玻璃杯裏。

關滅那些燈，老版說。他們會毀壞我的眼睛。

是，先生。是，先生。

這專車永不停止。

他們在後一輛車子中在好萊塢行進着。他們在消耗生命。他們叫喊，相打，摩擦，戲噱，喫着大的雞和 Bacon——燻肉——的三明治。一個執行人員和個女演員鑽進到房間裏去。其他的人撫摩着，喊叫，嘻笑。他們互相污辱。一襲女衫撕碎了下來。地板上充滿了香烟尾，紙，生菜皮。無線電演奏着，夜飛過，從車窗裏黑暗的農屋，樹木，河港，像賤價影戲似的飛過。黑暗的老舊的美國田原發出雄偉的咆哮。那里對於這新的事物提出抗議，但這專車永不停止。

啊，啊，我們來作夜樂，爸爸女兒。

不，告訴司機人走得快點，格來地司說。

有幾個人伸出頭去。夠快了。快得來像基司東大腿戲一樣。

啊，來，讓我們來作夜樂。他是我們的主人，是不是？應該表示一番我們的謝意，應該吧？

火夫開了那火爐。他覺着快活當如虎似的火燄衝冒到他的面部。他的肌肉緊張起來。他的面頰發出光來。他像奔牛似地跳舞。他攀登上司機人的坐處。老機師呼喊起來。他以鏟煤具打着司機人，司機人死了。火夫跳舞起來。

快點，快點，火夫叫着。快點，我叫你走得快點。我現在是此地的老版，我是個豪富。我是世界底王。

這專車永不停止。它跳過去好像有人在踢它前進。

司密特先生略微有些汗。

我能夠得到世界上任何一個我所要的女子。但我只要你，我的一朵小小的鮮花。

啊，爸，你真會說這些好聽的話，你像個詩人般的會說。

小兔兒。你才開始曉得我。人家以謂我是個呆笨的生意人，但我有一個藝術家底心。那實在是成功的祕訣。在我和你斷絕以前我要使你成爲一個大藝術家。假如它要我整整的百萬。

啊，爸！你使我這樣快活。

吻我，孩兒。

我是這樣年青，她騷騷地說，我不知道這些事。這錯了沒有，爸？

亨利和佐治非常恐怖。他們的頭伸出車窗外。風好像約克鄧守

TACK

Dempsey 的拳頭飛來。

上帝，她這樣地快會跳出軌道來，一定。我永不會看見過車子走得這樣。

我想不要緊的，佐治。我這樣想。老戈登是在駕駛它，他曉得怎樣幹。我想這樣。

它並不覺得對，我告訴你。不。太快。太快！

老戈登在駕駛它，想來如此。想來如此。這是對的，佐治。想來如此想來如此，黑人侍者彼此地說。

這美麗快樂的羣衆進去和爸作夜樂。但房間是鎖住了。他們用了瓶子敲着門喊着 *Hey! Hey!* 他們的腳搖動着，手臂搖動着。這專車熱狂得像瘋了。它永不停止。有幾個生病了。格來地司拉司文而戴在俄皇式的地毯上嘔吐。各人都像動物園似的嘻笑。英國人幫着美國人將她的頭掀倒。

格來地司覺着難過起來。她像耶蘇基督地哭了起來。他給我上當，她叫。她像瘋人似的踢着門。我曉得裏向在做什麼。

但我會給他看。我會告訴報紙他見了女人便心存不良。我會打毀他。我會告他。他揪我下去。

其他的人像在動物院似的狂笑起來，他們的手臂和全身和車子搖動。啊，忘記它，格來地司。來，唱，格來地司。不要小氣。他是我們的主

人，他是不是？那英國小說家很傲慢地架起了單片眼鏡，想着他的合同。格來地司是平常。但那里有野狗和孔雀底嘻笑。各人都唱着歌，
Hail, hail, the gang's all here, so what the hell do—

亨利和佐治張大了眼睛和青白的面空進來。

太快了——太快了，他們喊道。

像動物園似的笑，他們以白相的汽球胡鬧這黑人。最後他白氣噴天土
然後——出來了！

生命像炸彈似的爆發了。

然後——Pow—

世界開出槍來。Coney Island 的烟火。釘在十字架上的痛苦。

潮汎。地震。最後強者食弱者肉底寂寞的淒聲。爆和炸。毀滅。然後

靜寂。一隻鳥在這忽然的甘味的憂鬱中唱鳴着。那裏有燻蒸過的肉味底芬芳。

這偉大的惡魔在道上臥倒。成噸的鋼蜿蜒着像條蛇。烟汽好像從傷創的龍上出來。老舊的鄉間是和冷靜，黑暗和照舊。是，一隻鳥在鳴唱。

司密特先生的不約束的心臟無人過問地在枕木上。最後的白星在天上照耀。格來地司是切齒地呪恨這流血的兒戲。她是紅和裸。英國小說家是不莊嚴了，他沒有了手臂。佐治黑人是長，肥和病。夜是很暗和甜。小女兒在軌道旁抱着青草。火夫的頭飛去了。那裏有肉底氣味。一隻鳥在鳴。報館代表的肚皮像一張大的嘴。

快點，快點。

革命，

一個青白的農夫從黑暗中來。他手上有把鐮刀。一個青白的穿工衣的工人來拿了一把鎚子。他們泰然地開始營救的工作。天黎明了。紅的晨星出現了。

美國是一部疾駛到好萊塢的專車。

快點，快點，美國！

君也。身記，美國！

美國第一種去醫院視察的軍事。

田野。

工人來拿下一百個子。他們之於此種勞動工者。元靈則了。蘇州有這

一語者已前過亦遊歷中者。無事上其。一。一。一。

革命。

上帝是愛

貧在市中一所危搖的頂樓裏監進了九個老年人叫他們永遠寫信封。他們是無數的白的長方的生病似的信封，以尖舊的筆在憂慮的兇猛的靜默中寫的。

在頂樓上永遠地掛着黃昏的幽暗。從腐爛的天窗裏射進來黃褐色的光氣，牆壁是曾經白的，蜘蛛網在椽上像惡的旗幟。有時候外面的世界下着雨雪，這陳舊的青屋頂也會有水泡落來。

筆長叫起來，常常有一個老人起來吐一口痰，蜘蛛動起來想在這房間裏的別分有所活動。這是在這間的屋頂裏往往發生的。這是無罪的『無期

徒刑』的可怕的監獄。

其中的七個老人對這貧窮也慣了。他們一向是和平的，因此現在也沒有什麼可以使他們革命的。但其他的兩個有被人稱謂『靈性』的，因此他們不快活。

兩者中底一個曾經做過水手是個紅頰而好看的老人。風濕症使他從波浪中死去，他現在是在這里，用了筆和墨水想謀生。

他是強大，拳頭和手臂上都刺着花，他的頭髮是白而粗亂，有遠大的藍眼睛，外海與天的顏色所染。

他是個會喝酒的人，因為他對頂樓和其空氣非常嫉恨。他歡喜極大的空間，海上的開寬，自由的海風，及一切海上的生涯。

在禮拜日他坐在船上的木凳上以情人的眼睛望着大西洋，他的心寂寞

得如海水似的。在頂樓上他從不和人家講話，但夢想那在日光下的港口，水手的情歌，女人和幽涼的月夜，小汽船裏簡陋的奢華，——他嫉恨都市和頂樓因為這好像是籠中的獅子，他每夜或每日都喝醉了酒。……

其他的一個老人夢想着上帝，有時他做過牧師，而且是虔心向上帝的牧師，他脫下牧師的衣服有好幾年了當他被一個在他的教區裏的淫蕩的婦人誘惑而犯了『惡』，他從不知這是如何一件事。他很滿意自從發生了這件醜事以後能夠在紐約的黑暗的地下生活逃生。同那些洗盆子的脚夫和乞丐爲伍，他當他們是爲懺悔爲背十字架，他的悲哀爲了贖罪而消滅。

後來他懷疑起來。他的意氣離開了他，而且冷的現實是來臨。他有時想到他的罪可以贖完了爲甚上帝還要使他受苦。

有幾夜他醒轉來恐怖得出着冷汗想到也許是沒有正義的上帝的。他會

起來像去捉些會逃走的東西。……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爲甚拒絕我？他會在宿舍裏的硬的多蟲的枕頭上哭起來。那里只有討厭的床蟲的氣味和在靜寂中的人底如豬獠似的鼾聲。……

一切事體終歸得到回答，這是從另一個有『靈性』的人牧師得到可怕的天底回答。他爲憂慮所包圍紅得像十月黃昏的落日，一個小圓肩膀的人穿着一套古舊的衣服，一把雨傘，手掌裏拿着一卷報紙，很羞恥似地。……人知道他是都會中典型的失敗者，和靄而不勇敢的人在他的藍眼睛裏愛人和畜生，而且如此長于交際在社會裏是沒有地位的……

其他一個有靈性的人，水手，那天並來上工。……他或許又在嬉戲了，這牧師非常記望他。他也想到上帝，在輕冷而神祕的黃昏底秋風中，

愈使他感到悲哀……這也是悲哀得很，大而幽密的天空，不知從何處來的風，垂死的夏月和無目的的成羣的工人。高大的房子在光底最後的白銀點中掛着，有人在窗前唱着歌。……

後來這老牧師忽然地遇着這位同事，頂樓上的老水手。這水手從一家如同蜂房似的酒排間裏搖擺擺地出來，他的頭歪着他的老而勇的眼睛爲酒醉而迷朦。他喝得很醉，而且非常無助，這老牧師上來同他說話。

——晚安，兄弟，他說，將他鬆的手放在自己手中。水手向他呆呆地看了他一下含糊地向他說，……喂。……

——我今日在頂樓上碰不到你，牧師說，慢慢地從酒排間門口拉開他。

——是，我覺得不很適意，水手從他的混亂的心裏說出來，他左右手舞了

一番，呃逆起來。——來，喝酒，他訥訥地就道。

這牧師並不回答，但用手將他的手臂握住拉着他慢慢向街上走。老水手遺失了他的帽子，他的美麗的全白的頭部在黃昏的幽暗中呈着非常好看的映照。他的衣服醜陋得很，他解散了領帶和領頭。都會裏的笨人都站住了看着這兩個老人當他們在來往衆多的路上走的時候。這些笨人很聰明地搖搖頭，嘴上還喃喃不知在說些什麼。

一個絞弦琴在夜中放射出音樂來，老水手破着喉嚨唱了幾節音調，搖動動地得意非凡愈足見老醉人的可憐狀態。他很柔弱地停步，當牧師叫他停步的時候，當他們在轉角上看見其他的一家酒排間以前，他還很柔弱。

此地他忽然停止，不願意再朝前走了。他很倔強地從無力的老牧師手

掌裏脫開來，滯立在門前。

——一定要喝酒，他在頑固的熱情中說了又說。他搖住牧師的不滿意的形容，口中喃喃不休，吐出了一口熱的威士克酒氣，夾着酸的啤酒和煙味，從着酒排間老板出來歡迎他進去。

此後小牧師是單身了。他再度感到悲哀，因為他夢想從墮落的夜裏救出其他的一個。他在第九街散步，想來想去是否應該回家去讓水手自己料理。都會夜的生活打進他的思想在它的行進壓伏了它們。

都會夜底音聲和狂熱！高架車在頭上像魔鬼似的咆哮，人在步道上像黑螞蟻地在行動，小販在大聲疾呼，鋼琴在亂鳴，光像黃金片似的從華麗的店舖窗子裏射出來，三個少女聯着手逃下街來，笑着和叫着，三個男人是在追跟她們。急語，亂言，笑，無情，流動，這些人上前進，上前進，

對着天空的虛無唱着他們的複雜的緊張的情歌。

這老牧師向天看看再想到上帝，因此更感到悲哀。他想着天對於這磚瓦是何等無情，是在這朝前擄進的人如何能闖入。是沒有正義底上帝的，因為根本就沒有正義。天空是無須的不可憐的神祕。在它的幕後只有虛無，却沒有上帝。我們從何曉得有個上帝在世界上？

這老人在都會夜中行進。他的靈性沈落於否定底深淵中。後來，發燒及過於思慮，他差不多暈了過去，在他的理像中一個神秘的回答似乎在對答他的疑問。

在一所房子底堆垃圾的階沿上他看見一個瘦弱的母親在保育她的孩兒。從隣近店舖裏窗子中射出一條光在她的面部，但對這老牧師這是神。他的心爲了愛他們兩者——飢餓無告的母親和可憐無助的孩兒——而溶化。

——愛，老牧師很出神地喃喃說。——上帝是愛！

他立着看了很久。他想到這母親的生活——這些日子是如何的一種悲哀底循環，她的無論何時都在痛苦中。她在絕望的深井中過活，却還愛。她愛她犧牲因為有些神的東西在推進她——上帝的一些東西。

這是上帝。在人的生命中上帝一經是在着的，就是貧窮得在灰堆中過活上帝也在着的。在人爲了某種理想死的時候是有上帝的，母親在懷抱她們付了血與苦楚的代價的孩兒也是有上帝的。

上帝是強的。一切死去了的時候他還活着。他叫人做人力所不能及的事。他不給弱的女人權力。是的，上帝是在世界上——他是貧窮，壓制和痛苦中的光明。上帝是愛！

現在這是明白了，人因爲要曉得上帝一定要相愛。

因此這老牧師搜查他的心，尋着他已經好幾個月不愛他的同胞和世界了。他差不多到了嫉恨，這就是上帝似乎在他失敗。他一定要再愛！他一定要愛在宿舍中的他的同胞，畜生，同喝醉了酒在痛苦中的人！他一定要愛在頂樓上的那些無心的靜默的人！他一定要愛這使他到卑鄙齷齪的命運，因為這是他的十字架，而且他一定要去愛這十字架！

愛！他要回到老水手那里用了愛底力拯救他出來。他要回到那酒排間要使他們相信有上帝使他們領會從他心裏眼睛裏流露出來的愛。

因此他在咆哮的高架車下回到酒排間去。光亮得非凡，這是在街道中底黑暗陰森底最明亮和顯耀的地方。但是它的閃光使他胆小起來而失敗。

他慢慢地走向門前闖進這酒排間底嘈鬧中。在烟霧迷漫中他可以看見他的水手朋友底大的白頭，同其他的人底粗陋的可怕的面容。他忽然曉得他不

應該進去宣說愛的。他再走到步道上等水手走出來。

都會夜關了進去。它在他身邊搖動。他在研究一張酒排間門口的威士克廣告足足有十五分鐘。這幅廣告用了毒性的青藍色畫着「堪脫基舊家」。這老年人覺得很好看，使他懷想到放逐他出來的柔軟的阿海阿平原。

一個老淫婦走到他面前和他談話。她是醜陋而做着迷眼，要求他一件可怕的事。但他即刻可以爲了愛而和她接吻，因爲他看到她的醜陋的衣衫及蕩與諛的面部他的情人，新發見的愛底神的思潮已經來到。……上帝造物如何美麗……

後來這老人感到寂寞起來。他在酒排間光耀底下看着報。一個鐘頭過去了，老水手還沒有來……這老年人在酒排間前面踱來踱去，心裏甚爲焦灼，但也不敢走開……有些比他還要強烈的東西使他在那里……上帝。

最後老水手終於來了。酒排間的門碰了開來，老水手搖搖擺擺地出來。他似乎不能立定，一個討厭的都會面空的酒排間老板在他後面捉住他推了他出來。

——讓來，老畜生，他指指手罵着。——滾，不要我來打你，我們的酒排間是規矩的，正當的，我要你曉得，……滾！

水手不知不覺地看着他。他抗拒着，很自動地，因為他為情氣底頑強。他很呆笨地想挨進到酒排間裏去，他每次這樣做的時候，總被酒排間老板朝肚子一趺着，讓他在步道上安適一番。這樣的事發生了四次了。在四次中底一次，他在地土碰了他的面頰，碎了皮，流着鮮紅的血，很多的。

老牧師伸出了手因幫他的忙，水手將他推開。一羣人擠上看看熱鬧，

但沒有個人止住這事件。後來老水手太無力了，便在地上臥着。

這酒排間老板最後很兇暴地向他看了一眼，很慢而得神地吐了一口痰。

——這是像你這種人使做這酒排間生意的人得到黑眼睛。當他走進去的時候，很兇地說道。

老牧師然後彎身下去抱住他的朋友。他很困難似的將他扶到腳前，人人都很奇怪而譏刺似地看着他。他瘦的肌肉伸了出來當他去救助這老水手的時候，但他的心是爲了他人的恥辱而碎裂。……老水手很柔弱地同他去，像一個生病的孩兒似的，喃喃地還在罵人。

他要帶他到他的房裏，讓他睡在那里，而他自己夜間在街上散着步。……在天明的早晨，他回來和他談話，幫助他，……老牧師對他人竭

盡憐恤，……：一定要將愛給水手，一定要教他曉得上帝……

他們像被魔似地在街市底昏黑幽亂中走了幾個灣。老水手嘔吐了，一切愛爾可兒的罪惡開始從他的嘴裏說出來。他昏昏地在一家舖子的陳列着水菓與糖的窗子，像手中拿着玻璃杯似的，喊着。……

牧師拉他開來，很和平地，安慰他一切。但水手是半瘋的了，要想搖開他而得到自由。他對牧師有點心燥和相鬧起來。

——你是誰？他問。——我不認識你，讓我走。

——我是你的兄弟，老牧師很柔和地說。我要帶你到我的房裏，在那裏你可以得到平安和睡到天亮。

水手等了好久回答了——你不是我的兄弟。你是賊！你要搶我！

在他的逍遙中他沈浸於他的瘋癲的疑惑中，而且這給他一種非常的得

意叫他說了又說。他很敏利地向他斜看很兇惡地向他說，收師的心也和他碎了。但他的慈愛還沒有離開他，他對於他老而無助的人底愛也不會離開，……

老水手當他覺得羣衆注意他的時候，他尤其歡喜喊叫出他的責言，……他們不約而同的會對牧師懷疑，……有一兩個陌生人會責備他，而且要尋巡捕來，不能尋着他，因此也不管閑事了。……

然後這兩個老年人，在他們的擁擠嘈雜的街上底困難的行進中，又來到一家燈光閃耀的酒排間。人群在它左近行動，它的熱的強烈的空氣出來和十月的涼風相和。老水手當他看見它的時候眼中如在燃燒，他好像一隻大狗在人家的懷握中掙搖。

——我到北地去，他兇暴地說，奮鬥着想自由。——讓我去。

——兄弟——老牧師托說着，握住他用了他的全力。

——讓我去！我要進去！

——兄弟，那里沒有你的東西，老牧師說。

——讓我去，我告訴你！我要進去給個酒排間老版喫頓生活！

——那不是原地方，老牧師喊道。——不要進去。同我回家去。

——讓我一個人，你這賊，你！我不同你回去，你這賊！

老水手要掙脫他人的握住而太成功了，因為他向街上一跌下來。牧師又很悲哀地彎着身扶他到他的腳邊。一會水手昏昏癡癡地在路上行了幾步。然後愛爾可兒的瘋癲又鑽進到他身上，他再開始奮鬥。

——讓我去，你這賊。他比前還有說得粗暴——讓我去！

他忽然這樣喊了起來，用力一掙將老牧師擲下地上。

——賊！賊！老水手大聲地叫。他的大拳頭捉住了老牧師的柔弱的嘴吧的一面，血流出來了。疲弱和眩暈，老牧師仍就想黏住他，心裏想着老水手也會覺得疲倦。

但老水手心中震怒極了，在腦中存有好多打的惡魔。

——賊！賊！他用力向他打，打了之後便留着傷痕。他們兩人在街路上比着拳，街上行走着的人像黑浪似地都湧上來圍着看熱鬧。他們是羣衆的證人。有人在街聲底嘈雜中喊了出來——打呀，老飯桶！其他的人又喊着——我賭那強壯的人要打勝，在老水手的鐵的拳頭打到他的眼睛呈露着黑的雲霧。各人對於他們都笑了起來，各人都滑稽起來。羣衆擴大起來。擴大到極熱的高點，有奇異的人物，青白的，可憐的開心的婦人。老人的爭鬥得到羣衆的玩笑，開心和得意。

小牧師臥在地上讓他打也不回手，他的失敗了感到悲哀。他覺得太心碎了，閉住他的眼睛在靜默中讓他來打，僅僅一兩聲的歎息和幾點老淚，

……好像以外他什麼也不管的，……

高架車在上咆哮，電車在街上疾馳，小販破了喉嚨在喊叫，少女得意非凡地跑着讓他們的情人來追逐。在懸呈着的黑暗後，天空依舊無情地看守裏。

絃絃琴聲出來。老年人在街道底嘈雜中又各自打了起來。群眾在他們的滑稽中希望他們得到阿令比恩的天福。然後羣衆讓出去路爲了兩個老年人。

十一 一個捕巡，一個巡捕，羣衆帶着敬意地喊着。一切都停止在權威之前，在靜默中可以聽見警棍敲在老年人身上的聲響……他即刻開始敲

打。

水手跌倒了，在軟弱上的軟弱上倒着。巡捕用了他強大的手將兩個人抓住了頭頸舉了他們起來。

你們私生子，你們，他很討厭地吐了口痰，當他再度呼吸的時候。……他恨他們，因為他們給他工作做。

你們私生子！他抓住他們到一架電話，幾分鐘以後老牧師在紅的昏暈中聽見捉人汽車的來到。……他覺得裏面黑暗得可怕，他自己像一個錘子在自己錘自己……他哭了。

然後他們將兩個有『靈性』的人投到汽車裏。羣衆像退潮似地散開，咀嚼着快活的回憶。

老硬的水手當車開了之後一切痛苦都消滅了，只在睡覺。但老牧師什

麼也不能做只在落淚，抱了面空很痛苦地哭着。

一個巡捕將他的手拉開問道——什麼事體？並不是懷有惡意地。

但老牧師也不回答，因為他自己也不知為什麼如此悲傷地淚哭。他只能感到他的受傷的和痛苦的身體，更悲傷的他感到其中奇異的虛無，好像什麼東西除了根似的。

那里有一種隱現的，威制的，悽慘的『靈的追求』底情形，像有什麼東西在黑暗中追逐着似的。……他哭，他哭。

當警長在桌子前以騷亂和醉酒的懲罰他的時候，他落着淚。當人領他到捕房屋下的黑暗的獄室裏的時候他哭着。

在暗淡的瓦斯燈光下一個管獄人拿了鑰匙跑上來。他有圓滑的頭，狹而冷的眼睛，很注意這兩個老年人。

——我們今夜都滿了，約翰，他向巡捕說。——我想還是給他們兩個放在那瘋的後利生頭獄室裏罷。

獄室開了，老牧師覺着被管獄人伸手一推便跌了進去。水手跌在地上，伸着手睡覺，即刻似乎入了睡鄉，但其他一個人却背着鉄欄，以手蒙了面，流着淚。

他哭以外什麼也不能幹。在他的腦袋裏沒有光；他遺失了他以前所有的一切。他是在苦痛底黑海的深底，孤單。他只是嗚咽着，嗚咽着。後來從獄室底黑暗部分他聽到歌詞。他放下了手朝着那里看，看見奇怪的火燃着的眼睛。這是瘋的黑人。他以非人的奇怪的聲音唱着一首牧師所深愛的

讚美詩：

“Hide with me, fast falls the eventide.”

The darkness deepens, Lord, with me abide——”

牧師戰慄起來。他歎息。他覺着他不能再受苦痛——讚美上帝從獄室的一角發出來。然後那瘋的黑人以上帝底信任和苦悶和愛再唱了起來：

“When other helpers fail, Comforts flee,

O, Thou who changes hot, abide with me.”

他再唱了起來。混亂，苦痛，孤獨齊集到老牧師。……那失敗的被人叛反的情形回到他來，……虛無，……他所愛的人的叛反的情形。

這些字像鏢鏑似地鑽入他的腦裏。他不能再感到痛苦了。這好像全夜是在拷打他。什麼東西一定要折斷。這是他的心靈。當第五次這黑人唱的時候，老牧師很瘋地喊了起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很柔弱地喊了起來。那黑人像夜叉似地用着牙齒在咬他……很飢餓似地……獄室裏流了血……沒有人聽到來到援救這天天想着上帝的和氣的老牧師。

美國荒年

在蘇俄有個荒年。在肥的美國也有個荒年。

我這幾天到紐約來看荒年，看病人，那些愚笨的人富人是像司巴達時代常常在殺剝他們的奴隸似的。

一天清晨，我在鮑沃雷——Bowery麵包綫上站着。晨光從陰森的天空中射出。在都市裏有像沈了的船似的無勇氣的光線。房子是嚴肅地，照着天空像燒焦了的殘物；他們在朦朧中冒烟。高架車在咆哮；克利彭從人的命令中奔跑。一切是陳舊和痛苦。成千的男女，半睡中，無血色地，爭向

他們的工廠而去。車子在道上疾駛着。這是我的高大的凶惡的都市。

在一個耶穌教堂裏，像基次爲了美而死，李白納爲了麵包和平而死，基督耶穌是爲了人道而死的教堂裏，三百多人戰抖地排列了行站着。

他們在冷與黑暗中等了好久了。他們就要得到咖啡和失了味的糕餅的
回報。

他們是誰？誰是失業者？工人。工人：三個從茂因森林中來的強大的探木人，很得意和陰森地像垂死的樹木一般地站着。穿着粗皺衣服的水手。弄碎了的憔悴的工廠手。光亮的老而無用的東西也不修面張着如狗似的眼睛。年青的急性鬼，大戰的退伍兵，常常是欣喜，但是在羞恥中掛着頭。火夫，廚子，侍者，機匠，農夫，汽車夫。書記，槓夫，世界上有用的人民，富底創造者，社會底堅苦的建築家。失業。饑餓。

沒有人說話。他們立着手深深又入袴袋，背着風戰慄。這無須說話，同任何人。誰也知道誰的羞恥。我也覺着羞恥當我立着張望的時候。我身邊有五元，一定還要支持幾個月。

這些人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

鮑沃雷是不幸者的一個小都會。這是那專門沈落工人易碎的船底深淵。這里來的是那些無產階級生活中走錯了一步路從那饑餓底懸崖上跌落的人。他們最貧弱的时候要得到賤酒醞釀和無聊都到這里來。工人們到這里來正當他們生着病沒有朋友需要着一個清靜地方去死的時候。

在偉大的紐約有六十萬人是失業，其中之七萬五千是前次爲了德謨克拉西而打仗的退伍兵，威爾遜的爲自由，生命，家庭，妻子，孩兒，音樂，嘻笑，遊戲，衛生，友誼——和職業的戰爭。這些在麵包線上的退伍

兵打勝那場仗！

鮑沃雷常常充滿了無家可歸的流浪人，但現在也人口過剩了。失業者聚集於各街的角度上，各佈道處，及污賤的宿舍裏。這是避難者的都市。我走進在嘈雜的高架電車下許多的鮑沃雷佈道處之一所。這些佈道處是富人傳佈窮人屈服的地方。在一所長大而無點綴的房間裏，成羣的人在檯子旁坐着睡覺，好像似在讀聖經似的。過了幾個鐘頭到夜裏了，他們便會被驅逐出來。一個粗陋的講台在一角，在檯子上張着一幅美國旗。整百的工人穿着工衣呆呆地靜默着。沒有人說話——當人飢餓的時候是沒有話說的。他們坐着等着。

沒有牧師和管理人在那裏，因此一個喫醉的人便撞了進來。他搖搖擺擺地，一個瘦的紅臉藍眼睛的瑞典人。從他的酒瓶裏他叫人都來喝酒。沒

有人情願和他胡鬧，回答他。

——婀，來，大家一起快活吧。他說。——來，各位，大家一起快活吧！最後居然有個人出來喝他的酒。其他的人恐惶起來怕被捉住趕出來。

可貝尤甯左近。當鮑沃雷分開到第四街，這些失業的人都坐在發明幾件減少勞力的機器的人彼得可貝銅象旁的木凳上，他們每日每夜都在那里坐。他們極少說話。他們坐着等着。他們看看從前的報。來來去去的行人。他們不夢想什麼——他們是饑餓。他們坐着等着

在鮑沃雷也有一座以紅磚頭起的裏面有幾百間爲了那些能付房錢的人底房間的青年會。失業的人也到這里來——我們有一夜看見成百的失業者在看那爲了伊餓的人而演的白影戲。在影幕上是一個年青好看的銀行行長爲了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子而和一個卑下的華而街擯客相衝突。婀。基督所

賜予的是何等的一席歡悅和快活。在公共室裏有一塊大佈告牌上面很顯明地漆着：『上帝忘記和原恕——會甚你不？』

一個敏捷的青年會幹事走到我面前，當我在看這基督徒腦筋名作的時候。

——啊，你不像一個飯桶——他以永備着的職業的笑容向我和我握手，我拒絕了。

原諒和忘記！

第二天早晨當我出去的時候下着雨，都市是爲灰烟和雨所包圍，房子的面部都濕了，路面光滑得像污水裏的一面鏡子，而且有寒風。雨水鑽入了整千無家可歸的紙鞋子裏，風刮開了他們襤褸的衣衫。在鮑沃雷上可以看見一堆一堆的人靠着潮濕的房子立着或是躲在門堂下。他們依舊不說

話。

在可貝司骨亞左近他們已經離棄了木凳子，在門口或是在可貝尤因圖書館入口站立着。他們也在閱書室裏，像草原似的報紙上一羣牛在吃草似的。他們實在並不是在看書，他們是在想今夜何處可以得到一張床。

我然後到大中央車站，在那里美國陸軍爲了退伍兵組辦了一個農民職業介紹所。報紙上說，每天有四百多人來要事做，只有三四十個人得到事體，這介紹所是在車站西部的一個大理石過廊，一個大露台可以看到車站底往來各色人等熱鬧混亂的情形。

整百的青年在此地，在他們的衣襟上都有紫銅或是銀的獎章紀念他們英武的創傷。這些是爲了威爾遜底理想而盡忠的青年。他們曾在比基督教牧師們想像的地獄還要熱而可怕的地獄裏燻蒸過。他們是爲了自由而流過

血的青年。現在他們衣衫襤褸得像乞丐似的站着，饑餓與失業，使人在各處可以看見他們呆笨與畜生似的面部。這冊封他們需要他們『最高的犧牲』的國家，現在像雜狗似的不理他們。

他們中有好些在一個大火車站底嘈雜中，在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上橫着睡覺。有的蹲着在很苦惱的談話。在他們的四周和頂上現出美國工業主義底偉大的功蹟。圓弧的屋頂，一個點綴着金星的青天。羅馬納司克式的方的柱子，像山一樣的高，大理石地面牆壁和欄杆。沒有遮蓋的奢華。這是他們的苦惱的適宜的框子，這個表面的富麗。這是美國人底淺薄將它的一切熱情與意想放在鋼與石裏，讓人腐爛。這是美國的偽善，一個富麗的身子裏面是頹腐爛的畜生的心。在每晚十點鐘光景這些退伍兵從大理石過廊裏驅逐出來，他們也得去尋麵包和在這大而無情的都會裏去尋宿處。

其他的許多退伍的人這幾日在第五街和四十二街公立圖書館左近的白蘭公園上，一塊青地，居留着。整百的失業者將這個公園變爲他們聚會之所。此地每日爲無聊的飢餓的人所擁擠，在木凳上屈臥，草地上睡覺，在步道上好像狂風中的羊似的上下散步着。他們好像在這裡有種組織似的，有他們自己的法律和秩序委員及其他的委員。慈善的男女偶而也到這裡來分散些麵包和衣服，還有拉多，通神的人道主義者，也和他們開開會。這些被巡捕打過兩次，因爲他們是沒有職業。

冷清的雨天將在公園中的人都驅逐到門下或其他可以避雨的地方。在草地上一個小小陸軍募兵處帳篷裏二十幾個人緊緊地擁擠得水洩不通。他們中有五六個在美麗的大理石噴水地下躲着，有些在和平詩人威廉克倫白蘭底銅象下。在圖書館的閱書室裏可以尋到十幾個，很不安適地，無心在

看書。雨再落了兩個多鐘頭。我看一本書。當我從圖書館裏出來的時候，我又看見太陽出來了。成百的人在步道上來來往往地散步着，因為木凳和草地是濕了而且坐上去太冷。

一羣失業者圍着一個不及五尺而無領的猶太人。這猶太人有像溜水屨口似的乖巧的，聰明的，滑稽的面部和最惡很的小深黑眼睛。這些人愛他，他是他們的說笑話的人。他們打打他的面頰，跌跌他很親熱地打打他，他笑了，從他們的亂打中逃去。

——來，蕭斗，給我們一篇演說！他們喊着。

——咳，我不是市長！

——來，蕭斗，你一定要給我們一篇演說。

他們將他擁上版凳，他像鬼似的笑了起來。將他的手放在他的那件舊

衣裳裏，像政治家似的。

——啊！他很富麗似的開始演說，羣衆歡呼着。

其他的人也爲了胡鬧過來。有幾個人從不知什麼地方帶來了長鬍子。其他的人又將他的跑馬的帽子戴在蕭斗頭上，還有一個中年乾淨的人像一個書記的神氣，從他的珍貴的眼睛盒子裏拿了眼睛出來借給蕭斗。

他們看見了他們的好朋友如此一副滑稽的情形就歡呼起來。他們不能隱藏他們的笑；他們各人敲着各人的肩背，眼淚從他們的眼眶裏流出。

——給我們一篇演說！他們叫起來。

——各位，——蕭斗開始演說，舉起他的醜醜的手，——注意，我對你們要講一個大題目。我是個布爾雪維克，我要你們一般公舉我，咳，曉得嗎？

——呼雷！一羣失業的人喊着。

——我向你們說說失業問題，蕭斗聰明似的說。——你們曉得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百萬之富要沒有錢，曉得嗎？我剛從華盛頓會了我們的大總統哈定回來。他在前面的草地上白相高兒夫當我去看他的時候，我說我是從白蘭公園裏的一羣來的他說他是太忙；他只有工夫會見從第五街來的人。但後來他想到他在阿海阿茂利翁地方一家富烟商是他常常去買煙喫的是我的阿叔，他會我了，因為他曉得我是誠實的。

——我告訴他失業問題，他很留心聽我。後來我看他在哭。他同我說。蕭斗我不滿意你同白蘭公園的一羣來往！他們是一羣歹人，他們會引壞你，蕭斗，你是太好了！

這裏羣衆將蕭斗拉下來大家狂笑。蕭斗像貓似的鑽來鑽去，什麼也不

會便蕭斗長久在地上。他們又將他舉起放在木凳上。他拿出幾張損毀了的綠的雪茄烟券夾在手指中。

——有幾個慈善的人剛剛因為失業的朋友給我一百塊錢。他笑着說——誰再會給我百塊錢？

他宣讀了幾張電報——幾張人家給他的黃紙頭。幾張自己部下給他的。『白蘭公園委員會——叫一百人到白來克飯店晚餐。兩三個人一齊而去不要噪鬧。我們不要噪鬧，尤其是當他們喫湯的時候。』

羣衆歡呼。——還有一個電報，各位。蕭斗宣說很重要似地。

『白蘭公園委員會——派二百人來做工禮拜一早晨——七點鐘——在

監獄裏。

『衛生部印。』

——各位，他們盡力幫助我們。他們都有仁心。過後他們許會給我們土地，是，他們會。然後我來做大總統，都給你們事體做，我們在白宮草地上也來白相高而夫。

這實在蠢了，這是無產者不自覺的聰明，他們等着時光來將壳件爆裂，這是加羅支預言糞車，他們了解他，這些人，雖然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什麼，他們也不知道。

有幾個人一夜告訴我：

——他們這些人如何生活。

我不知道。他們總生活着吧？有許多是死了。

我有一夜從尤雷司貴來。一個青年的人從門裏出來問我要枝烟。我給他一枝烟并且幾個五分頭。然後我同他談話。他是個青年乾淨的人，瘦瘦的美國面空，藍而多情的眼睛，像平常穿着工衣的美國人一樣。

——天啊，我不曉得我將如何結束。我沒有工做到現在四個月了，你信嗎？兩天不喫了，我還不相信。我只能向人家要枝香烟，却沒有這胆量來向人家要銅錢，巡捕會帶我去，無論如何，我情願在這里餓死，却不願在鐵柵欄後。從前在愛爾他拿鐵路工廠裏做機匠，現在什麼地方也沒有事做。整千的人要事做。我早晨六點鐘便到各地去，但都有人了，而且成羣的人在外面。天啊！這是地獄！我從不知道我會這樣低！

——我怎樣生活？我不知道？公園，露宿，就是這些。現在兩天不喫飯了，將到我所想不到的一點。天，看這整百的汽車每天走過。這使我難

過去看他們，人和金錢，我不知道我今夜何處去睡覺。我不知道世界會如此！

沒有人似乎懂得。他仍就走進黑暗的門口在寞寂的苦惱中戰慄。五十多萬人在這個都會裏，沒有朋友，沒有女人，沒有膳宿，生命中一點最簡單的東西也沒有！這都會也不管。教士宣說他們的教義，詩人寫他們美麗的情詩，生意人坐在很好的寫字間裏，很威嚴地辦着世界的事務，政客很和氣地演說，初登台的表現他們的跳舞，演員在台上表演，時評家寫他們不關痛癢的文章，那里有笑，生命，色，酒，富；這個像魔鬼似的都會進行着，進行着。

在蘇俄這荒年可以忍耐的。他們所受苦的，並不是社會，乃是不可束縛的自然，在紅旗下，這會解決的。在紅旗下，這不會空虛的，從他們的

死與不幸，一個光明的新世界是在長育。

俄國的荒年會完的。

但在美國會還有荒年；我們不向什麼地方走；沒有計劃，沒有見識。

自由

這天早晨是在解放監獄中底鋼的鏢鏘中纏住着的成碼的紅帶。這四個 I W W (Industrial Worker of the world) 囚犯經過幾個官員的對驗，監獄官同他們的談話，然後交進他們青灰的囚衣換得到在袋中休息了五年的陳舊的他們自己忘記了的措疊過的衣服。然後他們被搜查了兩次有無違禁的信件，然後給他們到芝加哥的鐵路運票，他們初審時的都市。

『再會，諸位；』，在朝着世界最後的一個鋼門的衛兵很高興地向他們說。他是個高大的威嚴的清明的愛爾蘭人，有灰色的像海馬似的鬚鬚，他看見過幾百出獄的人像他們四個一樣在奇怪的日光中立着閃刺他們的眼

睛，像他們從海底裏出來似的昏暈。「再會，諸位；當你們寂寞的時候不妨再進來？我們歡喜你們的來到」。

這些人向他不懷好意地笑，很不自然地，還帶着對於衛兵的監獄敬從的神色。他們仍就還是敬從得留心得囚犯一樣？在他們的心中他們好像還不會自由。

他們靜悄悄地在從監獄到公路的一條灰塵很多的路上走，當他們眼睛朝着各自身邊張望的時候，他們的顴骨露出，覺着他們的面貌消瘦得如同不相識似的。

「這就是美國！」小白來基法拉說，伸着一口長歎，很響的向路上很遠的吐了一口痰表示他的冷淡。白來基內部比其他的人還要戰慄還要不安；但從不忘記一個人昂首而行切齒吐着痰的神是在一個困難的處境中。這突

然的自由和日光經過了五年監禁之後對白來基比任何人還要打擊得凶。他將才來，這是前天，從監獄裏得到最凶的罪名在地下的黑暗的濕潮的囚室裏受過五個月隔絕監禁的處分。他用了拳脚打過一個強大的衛兵爲的是這個衛兵用了拳脚打過一個弱的無力的十九歲的人爲了他似乎一經忘記在排列中的地位——另一個監獄大罪。

『自由者底地勇敢者底家！』約翰白印，一個高大的，消瘦的英國人，有灰色的頭髮，鷹嘴鼻，深藍的眼睛很單調地說，像在做祈禱似的。『希望我能夠有烟嚼！』

其他的兩個 I. W. W. 囚犯，將才經過了五年的監禁而釋放的爲的是犯了反對世界戰爭的罪，不會說話却很呆笨似地在行進，像煞在等候什麼更爲有趣的事件的發生。一個是叫雪兒瓊司，一個強急的年青的來自西部的

美國人，有像大學足球運動員的面貌和身體，大而光亮的綠眼睛像個不會糟糲過的孩兒似的注視着世界。另一個 I. W. W. 是雷夢公鬧而司，一個年青的，瘦的，黑的美國——墨西哥人，那些在我國西部很辛苦地造鐵路的墨西哥雜種人底第二代。

『希望我能夠有烟嚼！』白郎再說，用着舌頭舔他的嘴唇。『覺着我能夠紡紗！』

真理是，他要烟來興發他的神經。像別人一樣，他的內部爲錯亂的情感所交攻。他在鋼屋裏，在鋼柵欄後，住過五年做着受人強制的像鋼一樣的非人的完全的工作。現在他是自由了。沒有人在看守他，他是在黃色的天空下在一條熱的鄉下路上走。他是回到自由的男女世界裏來；他，和他一起的人，應該深深地呼吸對着地而吻和快活；不應該似乎有些緊張，

恐慮和一些失望。他們希望得到什麼？他們不能說，但像一切的囚犯，他們已經形成，不知不覺地，奇怪的過甚的對於外界的意識。這現在對於他們似乎有些平常。天空是一片黃色的廢物居中有個太陽在照耀。平野的草原伸張出來像空的倉庫的地版有成行的玉蜀黍一排一排地在空間，狗在吠。烟從幾家農舍中升起，他們聽到遠處貨物列車的汽笛聲。那里有一切事物在燃燒着的靜默，太陽底靜默。自由底世界好像呆定；但監獄是爲了不能成寐的情感和希望和恐懼而緊張。

他們經過一個穿着法蘭絨短衫的農夫，在殘餘的麥桿田上一羣馬後勉強着走路。他的削瘦的黃褐色的面部爲了汗所遮蓋版版地不呈露着笑容當他牽過那流動的鋤子而遺留下一條黑的泥路在他後面。

『看來一個很賣力的人，他是不是？』白郎指着他說。『看來好像你那同囚的殺人犯，他是不是，雷夢？』

這小的墨西哥人急迫地張望那在鋤後的怪人。

『是，』他尖銳地說，向後注意他脚下的路。

『一樣的倒霉的珍珠米，』白來基切着牙齒說，當他在路上踢開一個鉛罐頭，同時吐着痰。『一樣的老年人的倒霉的 Hoosiers，（即印第安那州人底別名。）種這倒霉的珍珠米！珍珠米和印第安那州人——上帝，他們爲什麼不偶而養幾只鸚鵡？』

其他的人對這個美國人的悶葫蘆也不作答復。他們進行着在這新的世界開擴他們的眼界這個他們重新投入的世界——他們注意這麼路的末尾都市街道的開始，離開監獄已經兩哩路了。那惡形的中部的住屋在樹木叢

中和平滑的草地上站立着，電車軌道，石舖的街面，然後商店和店舖窗子當他們行近市中的時候——這是他們所看見的。上上下下男男女女在無聊的生命中行走。一個什物舖中人在黑的窗子裏秤着糖。他們經過一家小的意大利補鞋匠的店。他們經過白色的學校，從那里發出新鮮的青年的歌聲。火車站近旁又有站着成行的福特卡。那里有男有女在火車站近旁的空地上慢慢地踱來踱去談論着地保 Sheriff 的選舉和珍珠米與豬羊的價錢。這是他們的世界。

「我不看見有人出來迎接我們，」白來基說。「你如何解釋這個，西爾。他們不知道我們來嗎？」

西爾，年青的性急的副衛 Quarterback 以大而青的眼睛注視着白來基，似乎不能說話，他的頭在搖震。

「什麼事體。西爾·」他又說了。「我們不是也像那些爲了要鞏固世界的德謨克拉西打仗的人一樣的好嗎？」

「啊，不要說了！」西爾瓊司罵着，「你有時像鸚鵡似的歡喜說話！」

「我是一個煽惑家，這是我爲什麼要說話，」白來基說，「想再說，因爲那英國人白郎將手放在我的臂上而停止了。那里有個巡捕在街角上梭巡，爲了那特別的原因，只有囚犯知道的，那英國人心中在發抖？」

「我們去喝些珈琲，」他說，領他們進了一家爲楓樹所遮蔭的便宜的飯店裏。這四個人坐在櫃檯前排列着的高凳子上，對着鏡子看他們青瘦的監獄面孔。

「珈琲和糕，」英國人吩咐道。

「火腿和蛋，」西爾說。

『火腿和蛋和法國式煎蕃茄和珈琲，』白來基說。

『火腿和蛋，』雷夢說。

這飯店老板，肥大而快活穿着白圍身的人是在收錢機上檢點他的鈔票同穿着工衣的年青農夫在談論珍珠米的時價。他尖銳地關上了收錢機，收了他們的吩咐很寫意似地同時很銳利地看了一眼他們的身材。他在內部是廚房的一個小洞裏再吩咐了他們的點菜。

『隔絕監禁，啊，什麼？』白來基向那英國人說，指着那中年的孤獨的廚子當他從窗洞裏再叫了一回他們的點菜。

白朗和其他的人也不回答，但很心焦地等候他們的食物。當它來的時候，他們狼吞虎咽般地吞了下去，好像有人在看候他們。但對白來基却不能安靜。

「這比那家旅館裏每天的討厭的豈子和可惡的紅燒牛肉總要好些，」他慢慢地說。「真的火腿和蛋！啊，各位！」

白郎看了一眼鐘。這是正午。「我想那些人正在用他們的午餐，」他說。「啊，這裡是汽笛。喂，一路到此地也會聽見！」

是，這是監獄裏的汽笛。這四個囚犯知道它；這小城裡的人也知道它。『看，』白來基指着後面的窗子『你們從此地可以看見那監獄的屋頂。

誰會付你在這樣遠的地方也會看見它。』

這些人回轉來很憂慮地注視着食物，同時肥的飯店老板從他的殘忍的鬍子裏露了一個了解似的笑容。

「在監獄裏有二千個人，」瓊司靜靜地說，「這些印第安那州人想的只是珍珠米和豬羊。我們中的二十五個仍舊還在那里，九十六個仍舊在李文

華司——上帝，我們爲什麼讓這些印第安那州人在我們身上釘死？」

「詹姆陶乃還有十五年，佛朗佛羅克也是這樣，哈雷白利；雷菲司乃林和其他的四個也這樣，」約翰白朗靜靜地說遠遠地看着。「而且約克司毛而有了肺病；喬治毛而文是發瘋？雷爾，你想我們也會看到他們好好地出來？」

雷夢忽然感到神經昏亂。西哥人急得可去，操着那具平空道而暗響。他起來握住拳頭朝着遠遠的監獄，以五年的靜默而忽然混亂。他的橄欖似的面部因爲血流變爲蒼黑，他的黑的長頭髮垂落到他的眼睛邊，因此他不能看見什麼。他爲拉了的熱情所燃燒。他激動地叫喊。『窮人，強盜，青年底暗殺人；』

「畜生！」他喊起來，以凶怒的聲音，『窮人的強盜；青年底暗殺人；』

劊子手，資本家，愛國的人；你們以謂罰了我們！你們以謂我們現在是靜

默了，不提起你們的罪惡了！你們永不會使我們不響！你們可以使我們受苦，你們可以永遠監禁我們——」

『啊，雷夢，』白來基喊起來，推他下坐揪住他的肩背。『容易，容易！我們像你一樣地痛苦，像你一樣地嫉恨。上帝，我們恨他們。但現在容易了，老朋友，容易了！』

其他的人也來幫忙這個墨西哥人心靜下去，最後他以手蒙住面部等他們喫完了飯。然後這四個人付了他們的帳給這個肥大而有趣的飯店老板，向街上走到火車站去。

在後一個街角上另一個巡捕在窗前梭巡，他們很留神地使他不曾覺得。他們才很勇敢地走，但他們很不自知的真真正正自由。

這要好幾個月使他們對於這更大的監獄所謂世界的才會慣常。

垃圾堆上的愛

有幾個仇敵傳佈出謠言說我曾經在過哈佛大學。這是謊話。我在哈佛底都會波士頓垃圾上做過工。但就是這點。

波士頓垃圾堆是在市外幾哩路的光景，在一個港口上。試想一塊二百愛克平方的地上，也沒有樹木與房子，凋萎和惡魔般得像 Doris 的畫一樣，一塊黏泥污泥的地方，一塊淨土。

臭魚的小山點綴着這平原；那里也有番茄銹鐵罐的高山。谷間流注着各色破衣衫，舊瓶，碎鏡，報紙，木箱的妖道似的花園。

垃圾腐爛了之後發出臭氣來，悲哀嗅起來也像個動物院。滿佈着的烟

氣起初使我想起好像全美國是完結的了，枯萎得等着死。鷹鷲在天空中游
演式者舞蹈起來，在國民底屍體上亂啄。

我當時年青而狂亂，而且一定供出美國這樣的消滅印象充滿着我烏托
邦的幻夢。

在這垃圾堆上做工的是三十個男人，女人同青瘦的孩兒。意大利和葡
萄牙不幸的農民，他們在風雨中坐在轉運具的一邊。
這動的皮帶是一個沒有完結的拒絕底樞動力。當它輾過他們那些農民
像喜鵲般地在這酬報品的各處掠奪。機器的殘部，服飾，橡皮貨，等從一
般地腐化中得救。

後來救世軍及其他得到好處的見得到這酬報品的殘部再賣給最窮底窮
人。

我不要描述形容在這日間運轉着的轉運器上的各色物件。

我也不要告訴那些農民想入非非地裝飾他們自己用了領帶，鬧鐘；花帶，皮袋，縵身，及其他古怪的東西，這樣一來，在晚上他們中的幾個會像未來派的聖誕老樹。

這是他們滑稽的法子。像我已說過，當時我是太年青太狂亂因此不能領略他們的滑稽。

在他們的化裝跳舞會裏看見過了之後，我有時害着病似的，好像在戰

場上死屍都起來了在跳舞着愛國的爵士 Jazz。

我在捆報機上做工。

兩個意大利人立在一家人老報館的尼哥拉上，鑿着報子下來給另一個工

人同我。

我們在一個八尺高的大箱中分配着成噸的報紙。要是這箱子裝滿了，我們用了一根很大的木槓以我們的臂力將它壓緊，然後我們縛好了這包捆，車子將它們載到沸點的溶爐裏去。

終日滾着報紙，在他們上跳着，踢着，並不是對於懷惡資本主義的是個好事體。

當我的肌肉覺得酸痛的時候我有時休息一番，看看成堆的報碎片。

當我潛思着失戀者底忠告，著名隨筆家的好的警句，或者我研究着百老匯戲院的零碎消息，同最近的裁兵消息，我底怨恨會起來而激怒我，

然後我很高興我的工作能使我在報紙上蹂躪，在它們上吐痰，摺疊他們在一個大包裏投向到沸點的溶爐裏去。

我的一個同伴是一個深黑憂慮的人約摸有五十歲光景，有奇突的黑眼

睛，番紅的臉，同鷹鼻。我想他是一個意大利移民，並且不能說英語。在頭上的三個月我們並不會說話，但是像馬車架上縛着的一面一匹馬似的。

一天我咒詛着報紙，他用着很慢但是很準的英語發着怨言：

——我要殺盡他們。

——誰？我問道。

——垃圾編輯，他說後仍就灣在摺機上。

因此我們變為朋友。以後我的日子充滿了同此人對於美國文明底恐怖

的討論，

他不是個意大利人，乃是一個克羅印第安人，他的白人名字是詹姆士

雪莉。在東部都會中尋出一個紅人不是平常的，但是那里是有幾個。

雪莉底故事是一個不幸的故事。他生在蒙他那的一塊居留地上，曾經

在過政府所設立的卡裏司兒印第安人學校。

這位詹姆士雪莉被賜予得一個心。但是美國政府從來不承認紅人是有心的。在卡里司兒這青年學生受的手工藝教育。這是雪莉最大的禍患。

詹姆士雪莉以木匠畢業，對不給予他正式教育的白人政府非常嫉恨。經過了幾年沈思以後他的嫉恨變為瘋狂。他很堅決地覺得他是個發明家，是在發明一種死光機能將那些專橫的白人死去。

雪莉非常祈求大批的殺劍，他想到那一天他的機器完成的時候會攻殺秘密及一切可怕的方法。國會議員的全體，銀行家，大學校長，汽車製造家及著作家。

我曾經指示他過這是無用的，別個資本家也會占據他們的地位。我對這瘋人引用馬克斯的語言，證明我們的救藥是在改變產生那些人的經濟制

度。只有爲這制度而將工人組織起來才能成功。我如此辨道。

但是他是個奇怪的個人主義者，我們的辨論是冗長兇猛而且是無用。

引用馬克斯到古立治對於這個紅人他的強烈的心在自己工作像一條蛇在自殺中感到苦痛。

我常常覺得遺憾當人家遇到這樣神經錯亂的工人。他們有許多。這是在公學裏教示他們的思想的結果。他們是逼着企望着美國底大總統，他們能夠讀寫，然後，以這個危險的拿破崙的雄心和幼稚園的教育，他們是關進在工廠裏，紗廠裏和礦裏，去做無望的一生底工錢的奴隸。

在工人中智識程度較高一點的變爲革命家。其他的變爲神經錯亂者和瘋子。

我的水手朋友皮爾雪門，是這種人的鑑賞家，有一次告訴我他所曉

得的一個洗盆者，這個人爲了他要做一個偉大的音樂隊領袖思想的園
攻。

每夜他總要在他的賤價的寄宿舍的一個房間裏展開了留聲機，然後，
用了根棒，他很熱情地指導和樂隊和歌劇，足足好幾點鐘。假如有什麼使
他不滿意，他馬上停止這留聲機，很堅決地命令他的樂隊回到某節去。他
們如此做，當然。這些練習着不多進行了有十五年了。

皮爾雪門還告訴我一個同船的工人，一個長大的火夫，有一天在橫濱
喝醉了酒，兩天之後搖搖動動地回來頭上刺着一個很大的蝴蝶。他刺着的
時候正是喝得酩酊大醉。他是個非常嚴肅的人給糊塗如此地羞辱了一番，
現在永遠地像一個鉛因 Cain 底牌子？他慢慢地生病讀書最後變成一個通

神家。

我是十九歲的時候，是個癡大，想愛兩個女人。一個是康却，一個在垃圾堆上做工的葡萄牙女子。其他一個是住在斐根雪兒的新英格蘭貴族。後者我從不曾見過，我也不知道她底名字。從我住在着的肥的亞美尼亞人的宿舍去搭電車，我一定要走過斐根雪兒的某條街路，在夜間，我經過這條街，從辛臭的與汗流夾背工作回來。從這條街上一間非常好看的古老的殖民時代式的房子窗裏，一個女人在黃昏裏彈着馬超——Mozart，我總要在那里站住我心裏很美麗地覺着痛苦地聽着。

在這黃影之後。我能夠看見在蠟燭光裏一個女子坐在鋼琴旁的側影。就是這點，但我已經深深地愛她了。我當時相信兩個不同的愛情，肉體的與精神的，一個是下流，一個是

高貴的。

康却，我很羞恥地曉得，我要她的肉體。我聽見一個自大的葡萄牙工人常常同她同回去而且和她同居。這，在我的寂寞中，使我燃燒，我也要她。

她不會說什麼英語。她是十八，黑黑的，高而有生氣，像野貓一樣的好看。生命在她飽滿的乳峯中燃燒，從她的圓的臀部，大腿，手臂上放出光來。她太多生命了，不能全保留。她跳舞，取鬧，歌唱，她是眼睛射出火花，她是充滿了危險的電氣。康却還不曾被灰色帶貧苦與工人的年份打敗。她是個懶惰的年青的小丑同我們垃圾堆裏悅耳的天鵝，
她似乎歡喜我。人人都同她調情，莊恩，年青的自大的葡萄牙人，是認爲她最滿意的人。但是在吃飯的時候，她讓我帶她到番茄罐山後去吻

她。這發生了好幾天了。這使我得到成年的歡悅和得意。

有一天我要求她像莊恩一樣地帶她回家。她很神祕地笑了，打亂她有光的深藍的頭髮。

——也許可以——她說——後來你會看見的，

莊恩對我吃起醋來，我也和他吃醋，有一次在番茄罐山後捉住我和康却，對我們頓呈不豫之色，捲捲他的兇暴的黑鬍子。

——混帳！他對我說——你拿了我的女人，啊！

——啊，落地獄。我爲肉的爱而沈醉了說。

正放汽笛，莊恩即刻去上工。康却好像對於這取鬧很得意地笑了起

來。

『Juan, he crazy man』 She whispered. 『No good man, you come

anyway bimeby to my house, next week, maybe』

『莊恩，他是個瘋子！』她低低說。『不是好人，你以後儘可以到我屋裏來，下禮拜，或許？』

我不能說出來在我成年的熱狂中這便我如何神異。康却明顯地愛我。在垃圾堆裏的一羣她似乎最愛我。我在夜裏簡直不能睡覺思念着我可愛的康却。我簡直等不住。

這是放工的時候，我正在印機後脫下我的工衣，詹姆士雪莉四周注視了一番沒有人在私聽，很信任地告訴我他底另一個奇異，可怕的祕密。

——我剛發明一種新機器！他說，他的黑眼睛極注視在我的面部。——注意，這一回是無線電眼機器！科學家正在搜尋，但我尋着了它了！我把它開上，射入任何房屋，看見世界各處正在發生的一切事。

——你能看見馬利皇后出浴嗎？我故意地問，顯出我對它有興趣似的。

——當然，但這沒有什麼，這是很平常的。他低低地說。——我能看見華爾街銀行家的陰謀。我能看見政府從紅人手裏偷去土地。我能看見白人謀殺黑人。我要帶他們來審判！我對任何人要告訴他們實情！

——這是好的，雪莉，我說，——保管它！我搖搖他的頭，和沈落在阿令比亞的幻想中的成噸的報紙和他離開了。在從前的時候貧人中的瘋人夢想神來替他們復仇；現在他們夢想機器了。

我急忙地回家。洗拭一過。然後在我的廊前進了食，慢慢地走向北端，像詹姆士雪莉一樣地沈浸於玄想中，或許，但是較為優美。

當午，在番茄罐山後，康却很靜悄悄地笑着，說，——今夜你也許可以到

我家中來了。她給我她地址是以她可愛的孩兒似的手在信封背很聊草地寫的。

這是春天，我是十九歲，在到我愛的路上。每一神經爲一種愚笨的歡悅所搖震。這我完全不能忘記的。

她住在北端的一間木頭小房子中，近着保爾雷佛雷騎上戰馬而出名的革命的故地

她在門邊含笑迎我。房間是很低和氣悶，點着火油燈。他們完全好像是在一八五〇年——一點沒有近代的設備。一個老婦人和兩個孩子呆呆地注視我。

——My mamma, my brodder, u, y seesta, 我的姆媽，我的兄弟，我的妹妹，康却指着他們對我說。這老婦人好像蘭白蘭脫的燈光畫一樣。她面

皮已皺而很悲哀似的很呆滯的注視我。這些孩童很有康却的拉丁美，但是青瘦而養育得不發達，穿着破衣。

就此在悲哀的靜默中各自注視一番，我覺得窘起來，古怪起來不曉得以後會發生什麼。

——路意司！屈尼特！老婦人很尖銳地問孩兒們說。在昏迷之後終於出來了。他們起來跟着她很柔和地走進睡室。他們關上門。

康却此時笑了起來：跑過來坐在我的腿上。

我的心膊跳動得很快，當我聞嗅到她底有生氣的身體底熱的而有生命的芬芳，我特然感到快活。

她爲了我來已經裝飾起來了。她已塗上胭脂，戴上耳環。我很一定這些東西她從垃圾堆裏尋出來的。那穿在她身上的紫色的絲的短衣，退色的

檯布，在牆壁上的五彩的畫，我也肯定是從垃圾堆裏來的。

——You like-a me, boy? 你歡喜我嗎，喂？康却在燃燒着的朱唇在我耳邊輕說。

——是，我說，我也歡喜你，她說。

——Me like-a you, too 我也歡喜你，她說。

我們接吻。一個長時間是過去了。我能夠聽見老母和孩兒在臥室裏攀登上床的聲音。

——你給我一圓，好吧？康却說。

——什麼？

我驚嚇起來。

——你可以給我一塊錢。康却很痛苦地再說。她看見我面有不豫之色。

所以覺得痛苦。他開始很快地，誠實地，痛苦地向我說。

『Me poor, Me make \$8 a week. Me pappa he die. Me Pappa he sick and die. Me mamma she sick, Me like-a you, no bad girl, me send brodder, seeستا, to the American school-a, Me too much poor. Sabe?』

——我窮。我賺八塊錢一禮拜。我的父親他死了。我的父親他生病死了。我的母親生着病。我歡喜你，不是個不好的女人。我送我的兄弟妹妹到美國學堂去。我太窮。曉得嗎？

當我給她一塊錢的時候我的心覺着痛。

我慢慢地走回家去，覺得非常羞恥。肉的爱再度迷我。我走過波士頓的街道，五月黃昏的黑暗，光線與聲音使我昏糊，咒詛自己及咒咀我不好
的卑劣的將來。

我低賤地完結。我的得意的野貓之做這件事不是爲了愛，却是爲了一塊錢！天啊！我能從美國的垃圾堆裏逃出來嗎！

差不多自動似的我的腳領我到貴族的裴根雪兒的街上。其他的一個女子仍就從窗裏在彈馬超。我靠着欄杆，覺聽清淨的明亮的聲調，我的心碎了。如何的一個對照呀！

這是精神的美的，音樂的，藝術的，高尚的愛底世界，我，無產者，永不能進去的。我的終點是明顯的；我是像一隻在垃圾堆上的老臭狗似的死。

我想爲了悲苦和可憐而哭。我預備放棄我那不能完結而無効的生存底奮鬥。我覺得柔弱怯懦，我要死。

然後來了一個巡捕。在春夜的神秘的朦朧中出現。用了警棍輕輕向我

背上敲打。

——走。瀉三。他說——瀉三到這里來幹什麼？這里沒有你的事。

當然我走了。我覺着震怒。怒着救我出柔軟的自憐。粗暴乾脆像海中狂風的震怒。

我沿着查理士河的愛司白郎頭。各事在我的頭腦中忽然一清。我回到強烈的無產階級現實中了。

——馬超和燭光和精神的價值。一切葬入地獄吧！我想。——你們是寄生蟲。康却是爲了你們而犧牲！在垃圾堆上做工比在裴根雪兒做寄生蟲是更爲榮耀。

假如康却要一塊錢，她是有權向人要——這是那在裴根雪兒的無用的寄生蟲彈彈馬超的人使康却這樣低落。當時，不像詹姆士雪莉，我很怒地夢

河邊的女郎

紐約像個黑人拳師被人打倒了以後似的寂靜，

寂靜，像倦了似的工馬，夜在它的正廳站立着，月在河上酣睡。

沒有人愛我，沒有人愛我，一個少女在河邊呻吟，

她像喝醉了酒的人在森黑的船埠躑躅絞起了手在幽暗的河邊，

孤單只有明星，上鎖的倉庫，一個老年的看守人還有寂寞的河，

她的血打破了這岑寂，她的青年的無望的熱情在河邊，

沒有人愛我！絞起了她的蒼白的二手在幽暗的河邊。

啊月光船在郝特森河上駛當梅卡斗尋着她的年青汽車夫，

當他柔軟地和她情語在幽暗的林巾近着跳舞場的在河邊，

當如此美麗和公平，男子肉體黏着女子肉體，像世界的起初，在一條

河邊。

啊喬治，喬治！她喊，爵士的音樂呻吟在林巾像群鳥飛過遺忘了歸路

在一條河上！

啊喬治，喬治！我是寂寞得很在這製鞋工廠裏而且沒有正心的朋友只

有這條河！

我能爲愛而死，我能在這草地上同了野的濕氣而死我的甜蜜的父親在

我上面，在河邊，

啊喬治，喬治！不要離開我；但他離開了她。她負擔了他的兒子在河邊，
她徘徊於夜的船埠呻吟絞起了她的手在河邊。

(三)

我們需要相愛，我們像黃狗似的萎垂要是沒有了愛，
當沒有人愛我們我們爲了和平而投入於幽暗的河中，
老年看守人離開你所看守的財產說幾句情話給在河邊的女郎。
倉庫，皮貨的氣臭，開開你上鎖的門給她從河上的憩息。
高屋，慰藉她；星，告訴她世界是河底銀的聯合，
駁船，給她一道從蒸機來的勇的黃的搖光當你下河的時候，
老板驅使她，工頭嫉恨她，請客氣點，她在河邊走，

想引誘她的龜鶉，她終於來到河邊，

房東，紡車，強凶的銀行家，啊工廠汽笛，啊國會議員，啊河，
啊美國，啊用她過的你，忘記了你的錢慾，她夢想着河！

她是瘋了！她是迷了！她要爲需要愛而自溺，于河中！

年青的工廠少女在幽暗的河邊呻吟。

(四)

我請她等到天亮。

啊親愛的，我的親愛的——革命爲從河的東方升起，
帶給太平工人來，太平給女人，再沒有幽暗的河。

這是一定的，這是甜的，這比強凶的銀行家和河還要強凶。

那裏有爲一切的愛，在工廠裏，在地下電車裏，愛。

它會在高屋上浮航，駛入粗的在黑河中下駛的駁船。

等，！等工人是在越過高山，洄過暗河，老版不能制住他們，老年的

看守人不能看守上鎖的門在河邊。

等，等！但她不要聽，她不要了解，

她痛叫絞起她的手投入黑暗的河中。

她不聽我的說話，那裏有個革命和愛的時候，

一個在林中在河邊跳舞廳旁受胎的私生子的時候，

一個工人在快活的河上坐在船上得意的時候，

一個再沒有工廠少女爲了生命底深大的紅河而呻吟的時候。

一、海軍部正工部之文書工員令須嚴大前其後則知自創製。

一、海軍部正工部之文書工員令須嚴大前其後則知自創製。

一、海軍部正工部之文書工員令須嚴大前其後則知自創製。

一、海軍部正工部之文書工員令須嚴大前其後則知自創製。

一、海軍部正工部之文書工員令須嚴大前其後則知自創製。

一、海軍部正工部之文書工員令須嚴大前其後則知自創製。

一、海軍部正工部之文書工員令須嚴大前其後則知自創製。

一、海軍部正工部之文書工員令須嚴大前其後則知自創製。

一、海軍部正工部之文書工員令須嚴大前其後則知自創製。

罷工！

一篇民衆的說白

引言

民衆的說白在蘇俄和德國在工人中是非常流行。民衆的說白 Mass

Recitation 是無產階級文化奮鬥中發展出來的最有力的和最新穎的形式之

一。這是從工人生活及其需要中所產生出來的藝術；這是有用的藝術。

民衆的說白像一篇偉大的演說；這是對於宣傳和聯結非常有價值的工具。我試驗過作一篇爲了美國工人需要的民衆的說白，同時我希望其他的無產階級的作者也試驗這個形式，工人的劇團生產他們的試驗。

粗陋的普通的一個工會的議場講壇足夠了。實在對於民衆的說白這是最適宜的了。

在這一篇裏約模需要三十個男女，他們散聚着，或是個人聚在觀衆裏。除了那些做資本家和巡捕等以外，他們都穿着平時的衣服；他們並不化裝，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可以分別出他們和觀衆。

就是爲此所以一篇民衆的說白非常興奮和實在。在我的說白中的動作開始於台上，當着貧說話的時候；忽然從觀衆中一羣工人在唱，然後一個婦人站起來說了些，然後屋中另一部分一羣女郎。

觀衆突然驚奇。他們不覺得坐在他們旁邊的是誰；他們在這角那角上是莫明其妙的，也許從那沈靜的在他們旁的人劇的聲音是起來，工人像他們自己一樣起來喊着熱烈的口號或是在台上暴動。觀衆愈愈爲包圍着的騷

亂所感，他們也變了演員；在這說白完畢以前，在室中的各人都要喊：罷工！罷工！

一篇民衆的說白需要一個好的導演，非常注意的練習，音調與地位必須準確。行句一定要唱喊出來，不是說出來，在一非常清晰而充滿彫琢的聲調中，每一字要像開槍似的非常緊張的喊出來——像茂好爾說「標語」一樣。不要着急，每字須分析清楚。民衆的說白舉行的時候，非常有英武之氣。

最後，沒有個人主義；導演一定須得尋出全篇說白中底音調并照着全部計劃而訓練每個演員每個詞句。

景：台上有一長桌許多椅子。

貧，一個衣衫襤褸形容枯瘦的女人，面呈蒼白的餓色，徐徐向台行。她在
一張椅子上坐下。

富後進，很富麗地，一個肥大的身體像個資本家，非常靈敏的神氣。

當他們中每一個人上台的時候，可用音樂。

富(刻薄地)：你是誰？

有人請你嗎？

貧(平靜地)：沒有人請我。

富：那爲什麼來呢？

去，討飯婆。

貧：我是貧，你的姊妹。

你到那里我也到那里。

富(震怒)：說謊，說謊，說謊。

貧不是我的姊妹。

貧(鎮定)：貪望是我們的父親。

富(高喊)：走，討飯婆。

我要叫狗來了。

貧(冷冷地)：所以你一經用你的兵和巡捕來答應我。

民衆中底一人(威嚴地)：我們吃着苦。

一個女人：我們的孩兒饑餓。

齊唱：給我們麵包。

(從富那里沒有回音。他轉去迎接四個董事，資本家，肥而撫着他們

的頭部。他們朝着檯子來，立定。）

董事（很興奮地跳着，牽着手圍着富像兒童般跳舞）：早，早，早！

上帝是在天上，

銅錢是在地上，

世界都好！

都好，都好！

富：讓我們祈禱，各位。

（他們合掌祈禱，抬起頭。）

董事：把我們今朝的日常糕餅，我們日常的龍蝦和香檳，我們夜間的歌女

和舞場。因為我們的是地上的權力與榮華。永遠，永遠，阿門。

第一董事（皺着眉）：但這討飯婆是誰？

第二董事：她極對不是我們董事會中的一員。

各位董事：不，不！

第一董事：衣衫如此襤褸。

第二：平常得很。

第三：要東西吃

第四：一個失敗。

第一：她是誰？

富：她是貧。

她要說

向董事會。

董事（震怒）：貧？不是！

第一董事：冒充的。

第二董事：在美國不合法的。

第三董事：她自己的錯。

第四董事：她應該節省她的工錢。節儉。

第一董事：回去。

貧是罪犯。我們是尊敬的。

富（蔑視）：你有你的回答，貧。

去，這兒用你不着！

（貧起很威嚴地，向台之那面去，合着驥立着）。

民衆的人（沈着地）：我們吃着苦。

婦人：我們的孩童是冷着。

女郎：我們不能生活。

另一人：我們的太陽出了

另一婦人：誰聽我們？

低音合唱：

高音合唱：但我們一定要生活。

次中音：我們一定要生活。

我們一定

低音：我們一定。

全體合唱：我們一定，我們一定，工人們一定要生活！

（董事們裝作不聽見。他們傳達着紙張文件，一致地依着檯子坐下。）
富（立着做主席）：各位，以董事會年會主席的名義，我僅向各位報告本公

司本年度營業至佳。

董事：（搖着小美國旗）呼啦！最有利的一年！

合唱（威嚴地）：我們在黑暗裏生活。

富：我們報告利益加增到一千二百七十萬另八百四十元另九分。

董事：（像前）萬歲！萬歲！Banzai Banzai。五百四十元，

另九分。

合唱：誰聽我們？

富：許多新機器業已裝就，

許多改良已經着手。

我們明年度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功能

我們的機器是近代的英雄。

董事：萬歲 *Viva!* 萬歲 *Viva!* 近代的英雄！

合唱：我們的孩童沒有麵包。

富：我們看到更爲成功的一年，

國內非常有望，有望，各位，

我們得到許多國外市場，

美國是世界底王。

董事：*Hoch, hoch! Viva. Banzai Hurrah.*

世界底王。

婦人合唱：但是勞力者不能生。

男子合唱：我們要麵包，我們要麵包。

富：最後，因爲要得到更大的利益，

我主張，各位，

減低我們工人底工錢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贊成者說是。

董事（脚躍起來表示得意）：是，是，是。

呼啦！百分之十！百分之十！

游艇，珠串！

歌女，福羅利達日子！

百分之十！百分之十！

香檳！慈善！羅兒司勞耶司！（美國最昂的汽車）譯者註

富（高喊）：此案一致通過。

(他們出去，各自相互擁抱像醉酒似地歡悅)。

富(最後得意地喊)：這世界是我們的！

董事：百分之十，呼啦！

(他們走後非常寂靜。貧慢慢走向台中)。

貧(沈着地)：百分之十。

命運的字眼

餓與死的字眼。(暫停唱)

一婦人(含淚)：工錢的減少是我們生命的減少，我夜裏在廠裏做工，我的

男人白天，但是我們還不能生活。

合唱：我們不能生活。

一男人(嚴苦地)：賤鞋，賤衣，賤屋，

賤的食物我們的命數。

在狂海中的一草。

我們握住了我們的工錢。

現在老板要能鬆我們的手指。

我們要溺斃了！

合唱：我們要溺斃了！（暫停）

一男人（兇悍地）：我們能担負嗎？

我不能担負。

痛苦像砲彈似的惟在我身上。

不要帶近這鬪爭。

我不能担負了！（暫停）

合唱：我們不能擔負了。（暫停）

貧：百分之十。

蠟吸取母親的乳。

蛭吮吸男人的血。

百分之十——工人的麵包

現在老版的金鋼鑽。（暫停）

一男人：我不要擔負了。

我到美國來是爲了自由，

但我現在是機器的奴隸。

一女人：我們的孩子生病。

沒有人當心。

一老工人：一生勞工以後，

我明日死了

在老人堂裏。

你們也照樣地結局。

高音合唱：我們難道沒有快活，

青年人沒有青春？

世界是爲了富人？

中音合唱：青天是爲了老板，

低音合唱：一定要幹些事。

一男人：我們的時候來了。

一定要幹些事。

全體合唱（決斷地）：因為工人一定要生活。（暫停）

（一婦人上台）

貧：失敗的女工，

說來！

女人（疲倦似地）：我們是弱者，我們工人。

我們的命運太大。

怎樣幹？

讓我們服從。

婦人合唱：羞恥！

（一男人登台）

貧：失敗的男工。

說來！

男人（疲倦似地）：老了失敗了。

我將在老人堂內死。

我怎能奮鬥？

讓我們服從。

女人（畏懼地）：老版們有的是推事。

男人：老版們有的是巡捕。

合唱：羞恥。（暫停）

女人：老版們有的是錢。

男人：老版們有的是教堂。

合唱：羞恥（暫停）

女人：老版們有的是報紙。

女人：老版們有的是政府。

合唱：羞恥。（暫停）

女人：我們什麼也沒有。

男人：我們是這樣無力。

女人：我們是生命底犧牲着。

男人：是，讓我們服從吧。（暫停）

合唱：羞恥，羞恥！

貧：工人一定要生活。（暫停）

合唱：我們一定，我們一定，我們一定要生活！

（失敗的男女登台，昏迷與可憐，像迷路羊一般地）

男與女：失敗了的，失敗了的！

迷失了，迷失了，讓我們服從吧！

能誰幫助工人？

只有上帝能幫助，

讓我們禱告吧。

(一個在台之一端，跪下)

男與女：我們的父親，是在天上的，把我們今朝每日的麵包。原恕我們的

犯罪！像我們原恕人家一樣，因為——

民衆中的一個青年領袖：羞恥！

男與女(怕羞似地)：因為你是權力——

青年領袖：羞恥！我們的才是權力！

低音合唱：我們的是權力！

一女子：我們的是光榮。

高音合唱：我們的是光榮。

（暫停，失敗了的男與女很怕羞地對他們看，他們開始再作祈禱，但被中止，）

男與女：永遠，永遠——

青年領袖（跑到台上去，很有力地喊）起來。

上帝是個資本案。

他不會幫助我們。

我們靠自己幫助自己。

（男與女起來）

男：那末幹什麼？

女：我們不是太沒力？

合唱：我們一定要幹些事。

青年領袖（跳上台）：罷工！

合唱：（混雜地）：罷工？罷工？

失敗的女人：但是老版有巡捕。

青年領袖（堅決地）：罷工！

他們的戰爭我們打。

工人們沒有畏懼。

罷工！罷工！

男與女（離開台）：但是老版有推事，老版有錢。老版有一切。我們什麼也

沒有。

青年領袖：罷工！

工人們有他們自己。

誰動這輪機？

合唱：我們搬動這輪機。

青年領袖：罷工！

停止動輪機

利益也停止。

誰是民衆？

合唱：我們是民衆。

青年領袖：罷工！

民衆聯合起來，

團結起來，

老板就要打敗了。

誰是世界的主人？

合唱：我們是世界的主人。

青年領袖：罷工！

爲了世界罷工。

爲了新罷工。

爲了將來罷工。

罷工，罷工！

合唱（全力）：罷工！罷工，罷工！

(富出現，震怒)

富(高喊)：造反！

誰叫罷工！

合唱：我們叫罷工！

富：他來了之後你們不滿意。

瘋狗，叛徒，

你知道他是誰？

合唱：他是一個工人。

富(大喊)：他是個鼓動風潮的人！

合唱：(以下流的笑相對)

呵，呵！罷工！罷工！

富：捉住這個人（他鳴笛巡捕登場）捉住那個布爾雪維克！（四個滑稽的巡捕圍住這青年領袖。暫停）

青年領袖：（勇敢地）捉我，但饑餓是不捉的。捉我，但低的工錢是不捉的。

罷工，罷工！

富：帶他到監獄裏去。

（四個青年四個少婦登台，合唱者合唱）

合唱：不，不！

八個青年工人（登台時以威嚇地說）：他是我的領袖，

不要侵犯他，

我們的骨中底骨；

民衆的兒子。

一青年工人：即刻釋放他。

（巡捕向後退）

合唱：這是我們的領袖。

民衆的呼聲。

我們的骨中底骨。

富：你們蔑視法律嗎？

八個青年工人：是。（以手結起來圍住領袖，將巡捕屏在圈外。）

第一巡捕：（離開）：混帳，Goddamn，沒有法律與秩序！

第二巡捕：混帳，太多了！

第三巡捕，這國家是完結了！

第四巡捕：唉，算了吧！

合唱：（高興地）：啊，啊，破壞分子！

（巡捕退出）

富：（對濫褻者深惡）我們的推事會監進你。

我們的報紙發表你。

合唱：罷工！

富：你們的女人會哭，

你們的孩兒會死。

我們會教訓你，我們會教訓你，

美國是我的！

合唱：啊，啊，啊！搗亂破壞分子！（富從各種濫褻者的爭議中出去，暫

停)

貧(握住領袖的手):工人的呼聲,

民衆的兒子。

領我們到勝利,

我們受苦太深了。

青年領袖(威嚴地):這裡是我心的血。

我的夢與我的成年。

我同你忠實地前進,

向着新的。

四個青年(登台):民衆跟着你。

四個少女:民衆愛你。

合唱：民衆起來了。

青年領袖：民衆會自由了。（暫停）罷工！

合唱：罷工！

向前去得勝。

男人的聲音（怒地）：我們喫苦太長了。

女人：（悲苦地）：百分之十是死。

低音合唱（得意地）：工人們天明了。

高音合唱（英武地）：奮鬥，勝利！

貧（歡喜地）：罷工！罷工！

青年領袖：罷工！

八個青年工人：罷工！

合唱：罷工，罷工。罷工，罷工，罷工！

（他們在最熱點喊唱。當男子部分很熱烈地唱着這個的時候，女子突破了唱着國際歌的副歌）

這是最後的衝突，

每人立在他的地位，

國際蘇維埃

是全人類。

（全部觀眾起來，男子合唱部分開始唱國際歌）

起來，飢餓的囚犯——

（滿室喊着罷工，罷工，像敲鼓一樣。）

(高野和義著。新工，愛精道一編。)

以高野和義著。新工，愛精道一編。)

(高野和義著。新工，愛精道一編。)

高野和義。

高野和義。

高野和義。

高野和義。

高野和義。

高野和義。

高野和義。

在死室中的范壽蒂

Vanzetti in the Death House

一篇工人的說白

(穿了囚衣帶上鐐銬，范壽蒂走到黑暗的獄室)

一一二——三一四。

我像一個窮鬼似的數着脚步。

一一二——三一四。

在獄室裏來來去去，但我不能尋到和平。

在我的心裏，毒；在我的腦裏。火！

定罪了！

一一二——三一四！

我們是定罪了，薩哥同我！

我們終歸到了死室！

定罪了！

一一二——三一四！

（他坐下，將頭埋放在手中，很嚴厲地說）

七年奮鬥以後，經了幾多難言之痛，

在這個沒有星的獄室裏。

等着正義最後的滑稽。

那電椅中的三搖！

(他很神經地站着及徐進)

我是不怕死的。

我要走到我路的終點。

我仍就是一個叛徒及愛者。

我對於工友仍就是忠實。

我是在暴徒底手裏，

讓他們來釘死！

一——二——三——四。

(他疲倦地坐下)

因為我是倦了，倦了，倦了。

我七年中嘗盡了他們底酸辛。

我底一生嘗遍了他們底貧毒。

我對於這資本主義世界是疲倦了。

來，死！

（他注視他鏢鐘）

啊，資本主義制度，我很知道你。

我聽見過你飢餓的兒童底祈禱。

我聽見過你的年青的垂死的兵士底歎息。

我看見過強壯的人尋求職業的苦楚。

我知道你的罪惡。資本主義，我知道你的瘋癲的房子，

你底監獄，工廠，與醫院充滿了犧牲者！你是個怪物，我恨你！

我很高興死！

(他低了頭在臂間，很悲苦似的)

他們預備新的世界戰爭。

他們預備羣衆底新的奴隸，

他們預備新的監獄。

他們預備新的絞架，

新的電椅！

(他跳起來，在一種紅的忿怒叫着……)

惡棍！

野鬼！

窮人底劊子手！

吃血的人！

我們要有報仇！

革命！

給我百萬人，

我要走出這監獄，

使美國自由！

（他倒在木凳上，然後低聲地說）

范壽蒂，靜些。

穩定些，我強壯的心。

真理一經是你底上帝。

現在仔細地看着真理吧，范壽蒂，

看你底命運。

你是定罪了，范壽蒂。

商人要喝你底血。

基督教徒要喝你底血。

記着州長富勒！

記着推事漱玉！

他們要喝工人底血！

(他跳起來狂喊着)

沒有一條蠍，一條蛇，

沒有一只瘋狗，他們會如此樣子對付！殺人犯！

(他緩進，然後舉起拳頭，絕望似地，)

但我的意大利亦是在死室中，

慕沙里尼是她的推事漱玉，

她底殺人犯，婀，我的意大利！

（他坐在板凳上，注視着照像）

他們寄給我故鄉的照相，

使我在死室中歡悅。

婀，我的意大利忘，這是難死的！

婀我的故鄉。我從不曾忘記過你，

我父親的花園，我父親的藤圃，

吉它是彈着，山上的孩童是唱着，

花果的馨香，光耀的太陽照在我的面上，

婀我的意大利，這是難死的！

（他吻着這張照，放開，向空間注視，聲較柔和）

現在我在父親的花園中再工作。

在意大利正有不可言喻的美麗。

無花果樹正開着花，櫻，棗，杏，桃，葡萄，蕃薯，我都看到，

同那些貧窮人的親愛的卑下的菜蔬，

紅的與黃的胡椒，芫荽，洋蔥！

啊我的意大利，這是難死的。

（他看着，他的聲音好像音樂）

那裏有歌鳥，

黑的鵝，用着黃金的嘴，

他們的甜歌還要黃金似的，

還有黃鶯，還有黃鶯，

還有意大利的夜鶯，

最美麗的，婀夜鶯！

（他注視地上，音攢抖）

還有各種的花，還有。

在我父親的花園裏有野菊，同毋忘我，

藍的紫羅蘭，同紅的白的金花，

還有各種香花

在意大利底蒼空之下。

（他緊握着手，像一個愛人底悲哀似的說）

婀母親自然，我不是常常讚美你的嗎？

我豈不是你底愛子，

富于愛心而不要錢的？

只要一屋頂，幾本書同幾個同志，

一些麵包皮同自由，

還有風同太陽，我的母親？

（他站着緩進着獄室，然後以可悲的兇暴……）

但我還愛人道，婀我的母親。

世界的苦惱打痛我的心。

在無產者的地獄裏，監獄裏工廠裏，

我看過貧人底上釘十字架。

我做工，我全心的宣說。

社會的富足屬於全體，

人類是自由的，

這是我罪，

爲了此他們鎖住我，

等我的死，

等我的劊子手。

(他以嫉恨和戰慄地說)

爲了富勒和漱玉！

(他緩進獄室很靜地，轉了六個灣才使他平靜。然後坐下以奇突及

決定似的聲音：)

鎮定些，范壽蒂。

完全底代價是一個高而悲哀的。

他們要在電椅上燒你的身體，

但是你的思想是永遠的。

工人階級將得自由。

母親自然低聲告訴你。

(他神祕地說，一個失魄的人：)

鎖鑰是鬆了，我自由地走出了獄室，

我攀登我故鄉的蓋着雪的高山，

我在生活着的水流中潛游，

我飲冷的愛爾卑司山的泉水，

我攀登，到達了最高峯，

看見我的意大利底地方，水，天！

（他起來，向前握住手）

再會，意大利，我的故鄉同親愛的朋友。

再會，釘在十字架上的全世界的工人階級。

再會，太陽同風同天，同我所愛過的小花。

再會。許多刑具同惡毒的基督徒底美國。

我接受我底終點，姍州長，

美國，我接受你的電椅！

（他然後將他的臂向後放像釘在十字架的神氣，以慢與威嚴的勇

氣說：）

是。

是。

這是我的事業和勝利。

假如不是爲了這件事，

我也許一生在街角同輕蔑的人說談笑笑。

我也許不受人注意和曉得的而死，

一個失敗。

薩哥，我們現在並不是個失敗。

同志。這是我們的事業和勝利，

我們從不會想到。

爲做這樣好的事爲了工人階級

像我們現在的死。

富勒州長要我們的命。

一個善良的鞋匠和一個貧窮的魚販的命！

那最後的剎那要屬於我們！

那最後的苦楚是我們的勝利！

工人們永不會忘記！

（他放後他的手，很威嚴地喊着：）

革命萬歲！

（這篇說白是基於范壽蒂的發表的言論與信件。差不多每行是逐字的摘錄）

120 百萬

他們告訴我要愛我底國家，美國。

但是何處是美國呢？

在我海洋的旅程中我不會看見國家。

我看見 120 百萬，

他們互相嫉恨，

他們互相殘殺，

在一個爲金錢的戰爭中。

美國並不是一個，

它是許多。

白人將活的黑人來燒。

工廠老板將幼童來打。

陸軍槍殺礦夫。

陸軍槍殺織工。

這是一個仇敵底國家。

我看見太陽走過了落機山。

我看見麥田在平原上發皇。

我看見整高的美國花卉，

聽到美國底鳥聲。

這是一個強與美的土地，

我，一個工人，愛它，

但是我爲何能愛那些殺死工人的人？

美國，我不能崇拜你底財神，

這個惡魔底心是一部福特卡，

它底腦袋是一冊賤價的好萊塢電影，

它底都會是瘋狂的機械的夢魔，

它底祈禱是爲了皮大做和絲襪子，

它底崇拜者爲了神經過敏而死，

它底不幸者爲了飢本而死。

誰殺死，Sacco 和 Vanzetti

不是你，啊密西西北河。

誰強取世界底金子？

不是你，啊愛爾基奈山。

誰爲了利而殺死德國人？

不是你，啊美國的原野與山林。

它是一片強與美的土地，

但是世界嫉恨它的新霸主。

歐洲和亞州預備戰爭，

它會來，毀滅，失敗和悲哀，

爲了你，肥的美國。

列甯會在你的 120 百萬中走，

遲早一點，列甯。

快慢一點，列甯。

列甯！列甯！

列甯！列甯！

列甯！列甯！

我看見你會帶來的那血的生誕。

我看見火與灰，

同我自己的從灰裏出來的地方。

我看見 120 百萬底和平。

我在日間看見鏈一日，

我在夜間看見鏢一月，

在一個新的美國照耀，

一個工人的和農人的美國。

戰爭一過，感言。

國聯會亦將開，以百萬中夫。

貧丁治，強的美國。

空言恭，與歸，失領味盡矣。

清時成惡，堪南歸，是言。